

在时间的岁月中永远没有自己的故乡——

里尔克如是说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在时间的岁月中永远没有自己的故乡——

里尔克如是说

(京)新登字191号

书名 里尔克如是说
原著 (德)里尔克
编者 林郁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规格 850×1168mm 32开本
112千字 6.125印张
版次 1993年3月第1版
印次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书号 ISBN 7-5057-0453-2/G·32
定价 4.60元

前言

德国的文学家中，以歌德、赫夫曼（有人称赫夫曼是罗曼派的鬼才；他的作品最受陀斯托也夫斯基的赞誉）、海涅三人最受瞩目。我们并不清楚这种说法有何根据，但是这种“世界性”的评价，从研究德国文学的根本上看的话，有些地方颇值得商榷。此外，从“德国性文学究竟为何”这个问题上来说，也不能简简单单地就做出这个结论。不过，我认为这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从国际性的观点来说，在德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本书所举的里尔克与里尔克的同乡卡夫卡两人的声誉，恐怕已凌驾汤玛斯·曼及赫塞。为数众多的《里尔克文献目录》及《卡夫卡辞典》就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同时，这恐怕也显示了现代构造上的缺点。汤玛斯与赫塞在均衡及坚稳上，总是给人某种不安定的感觉。但是，对人生与世界充满各种怀疑的里尔克与卡夫卡，却能抓住更多人的心。就是连海德格（编按：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学者）等哲学界的人士，都承认里尔克与卡夫卡他们的意念确实具有某些含意。

里尔克是个诗人，绝不是个哲学家。但是，并不是只有哲学家才懂哲学。如果以制造恐怖的人来说，“哲学”只是用来更深切、更纯粹地思考“人类”这个问题的工具，其表现的纯度远远超过诗人所能表现的。如果从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哲学”的话，即使连心中毫无杂念的文学青年，也不得不感叹哲学的纯化。

DQ61/03

您手上的这本“里尔克语录”，在性质上来说，书信的语录远比诗占了更多的比例，因为里尔克确实写了非常多的信。里尔克想要说的是，虽然他自己已经穷途末路，但是实际上仍然有很多人因为想得到他的鼓励而写信给他，所以他必须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告诉他们自己孤独成长的各种过程。这也意味着里尔克的信中，没有一封是敷衍了事、虚伪，或公事化的信。我确信，他那真实的声音一定深深地打动了您的心。

读书为感动之根本。同样地，没有热情也无法真正去了解书中的含意。所以，无论您从任何书籍着手都可以，请您从现在开始，试着去读一些书吧！我相信，在清晰的组织与深思之下，您必能从此书中获益匪浅。但是，越后面可是越难哦！此外，也请您虚心地接受里尔克所引用北斋的话——“到了七十三岁，才好不容易渐渐了解鸟、鱼、草木它们本来的形状与性质。”

目 录

1	前言
1	1. 给年轻人的话
10	2. 生之忧愁与喜悦
30	3. 生命与性
37	4. 给少女的话
42	5. 爱与被爱
58	6. 苦恼与忍耐
70	7. 工作与创作
76	8. 贫穷是内在的伟大光辉
86	9. 孤独与名声
94	10. 死与无常
107	11. 神与宗教
121	12. 艺术与人生
129	13. 诗人
143	14. 存在之诗
152	里尔克的自画像
169	里尔克年谱

1. 给年轻人的话

青春——是对伟大惊奇的彻底信赖与每天发现新事物时的喜悦。

（书信·1916年11月1日）

我想对青年们说的，只有以下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现在我所确知的唯一事情），那就是——我们总是必须将最重的东西当成基础，而那也正是我们所肩负的任务。

人生重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它的重量越重，我们就越深入人生之中。必须生活在我们周遭的不是快乐，而是人生。少女时代不重要吗？它不就像又长又重的头发，陷入悲惨的深渊中？

人生非得这样不可。假如有许多人在年轻时便急着把人生变得前进且肤浅，或是将人生变得轻率且轻浮的话，他们只是放弃了认真地接受人生及放弃了真正地担当人生的机会，而靠自己最固有的本性去感受人生，并且停止满足人生罢了。

但是，这对人生而言，并不意味着任何的进步。这仅是意味着抗拒人生无限的宽广与其可能性的表示。而，我们被要求的是——去爱惜重大的任务及学习与重大任务交往。

在重大的任务中，隐藏着好意的力量，也隐藏了使我们变成材料，及带给我们工作的手。

我们也应该在重大的任务中，拥有我们自己的喜悦、

幸福及梦想。我们只要将这么美丽的背景放到我们的眼前，幸福与喜悦就会清楚地浮现出来，如此我们才能开始体会其中之美。

我们贵重的微笑在重大任务的黑暗中，也拥有某种意味。那就是——我们只能在这个黑暗中，当它有如梦幻般的光辉在一瞬间大放光明时，清楚地看见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奇迹与宝藏。

（书信·1904年11月20日给某少女）

这是 我的 战争。

在憧憬中，洁净身躯，

日以继夜地前进。

从此，张开数千

强壮、稳重的根

深入人生……

因此，历经苦难而成熟，

从遥远的“人生”出发！

从遥远的“时间”出发！

《第一诗集》

在年轻时，对生命产生的倦怠感，实际上只不过是高度评价人生的凹状原型。老是猜错人生高度评价的结果，则会导致原本应该试着从这个原型中铸造的气力受挫，进而只是将注意力停留在原型。

此外，生活中连那些细微最日常的东西，你都觉得难以容忍时，并不表示此刻已接近“转机”。但是，试着去暂时等待这些时候，至少去满足好奇心的使命。

（书信·1922年1月26日）

愿望快速地变大，渐渐地变强，一点也不会构成妨碍。我常常想问自己——终于实现的事情与愿望间，到底有何种关系？当然，愿望微弱时，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半个愿望，但是当这半个愿望独立时，后面的半个也必须有所成就。

但是，愿望事实上已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不可思议的成长，成为毫无缺点的东西。不久，即使它不再补充，也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增大，调整自己的形状并充实自己。

我们最好常常思考——当生命中开始出现太大的愿望时，说不定这将是造成生命伟大与强度的原因。

（书信·1910年4月14日）

不知被谁弹奏着的小提琴啊！你在追我吗？

在所到的遥远都市中，你寂寞的夜，

已经数次与我孤独的夜，互相低诉着——

弹奏你的是几百个人呢？

还是只有一个人呢？

你若不在时，一定如同溺身于河中的人一般，

置身于某个大城市里吧？

但是，你为什么总是不跟我相见呢？

我为什么总是像邻人一样呢？

就像由于不安而强制你唱着——

“人生比集合全部的事物还重”的人一样。

《形象诗集》

在身处重要及困难中，我们无法利用手上做的事、心里想的事，或嘴里说的事，来了解人生的奥妙。

但是，当我们身处轻便容易的事情中时，就可以沾沾自喜吗？当然，在容易的事情中，无论什么都很容易处理。

我们的心是深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强迫自己走进其中的话，就无法透彻其深处的奥妙。

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到达奥妙的底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书信·1905年12月12日)

现在，我不想认出任何人的大声呼唤，即使现在(第一次大战时)正是需要安慰，并且是大而无尽的安慰的时候。这种安慰才能逐渐地感应到我的心底。这种无限的安慰竟能容纳在心这个有限的空间里，真是令人感到惊讶！

最崇高的安慰，一定包含在人类本身之中。神的安慰对我们毫无帮助，但是让我们的双眼能视物、双耳能听声，却是必备的条件。此外，将水果的香味扩及我们，也是必要的吧！因为，我们必须维持这些少许的香味，才能使精神好好地安置于此，在可触及的范围内，不会轻易地忘记它的存在。

如此一来，我们立刻能从最靠近我们的经验中，得到安慰。至于震撼我们内心的苦恼，也能得到具说服力、压倒性且真实的安慰。

(书信·1915年9月6日致塔克丝侯爵夫人)

在八月最初的几天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曾为了“战神”的显现而感动不已。但是，现在古老的战争对

我而言，已不复见了。现在仅存的只是灾厄之灵魂，但它已经不再是神了，而是在无数的国民头上，四处胡肆作乱的神之暴威。现在已经无法完成灵魂所能容忍的事。苦恼与灾祸，恐怕不会比以前更多，它们只是变得更明了更活泼，且更容易见到。我想说的是，人类自开天以来，每日体验的烦恼，不管它本来是以何种姿势出现，它都不可能再提高了。但是，人类某种情形的洞察力将会提高，并且所有的事物也都会朝这方向前进。

(书信·1914年11月6日)

重力

中心，从所有的东西靠近自己，
从飞行中的东西中取回自己。
中心，你是最强之物！

如同饮料贯流干渴，
重力贯穿站立而落下。

重力丰沛的雨量，
如同由拖长的云层中，
悄然而至熟睡人们的梦中……

《后期诗集》

我的书上将现行的人生称为“沉重地接受”(Schwer-nehmen)，但这绝非意味着忧郁与灰世——这个“沉重地接受”，除了接受顺从真正的重量外，并无其他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真知”(Wahr-nehmen)，不是所谓的怀疑。其非运气、非偶然，更非臆测，只是试着去推测心的重

量。它不是抗拒,相反地,是对世上的存在表示无限的同意与赞成。

(书信·1922年3月13日)

哦!你们这些优雅的人啊……有时
最好不要凝视自己,只要独自站在风中,
你们的脸颊可以将风一分为二。
在你们的背后,风又颤栗着合而为一……

哦!你们真是幸运啊!哦!身体健康的人,
能看到内心深处的人,
你们把箭搭到弓弦上,对准目标,
你们微笑时的眼泪,闪耀着永远的光辉。
不要恐惧烦恼!
将痛苦的重量,
还诸大地的重量。
山是重的,海也是重的。

你们儿时所栽的树,
现在也已太重,非你们所能背负。
但是如果是风……但是如果是空间……

《给奥费斯的十四行诗》

●给读者的话:读完最后一行诗,再回头看第一行,就比较容易了解。

就像青年男女若无其事地站立在风中,诗人也不畏惧人生的风暴……赠与青年人们以上的诗句。

九点半左右，我们从车站往谢尔德的教堂（位于法国谢尔德的歌特式大教堂）走去。太阳已全部西下了，空气中没有一丝的风。

但是当我们到达大教堂时，突然一阵巨风袭向我们，力量之强，几乎将我们的身体一分为二。

“哦！”我说：“好强的一阵巨风啊！”

“你有所不知呢！”罗丹接着说：“在大教堂附近更是多风的，而且都像这种巨风。但是，人们为了瞻仰大教堂的伟大，总是摇摇晃晃地置身在这令人畏惧、苦不堪言的巨风里……”

（书信·1906年1月26日给妻子克拉）

当我看见什么东西从窗前落下时，

（即使是再小的东西）

重力法则大概正猛烈地袭击着它吧！

重力就像从海上吹起的风一样，激烈地

吹走所有的球、所有的果实，

并将它们带往世界的核心。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一个的。

它们经常都是被善意保护着。

任何一颗石头，任何一朵花，

甚至夜里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如此。

但是只有我们，骄傲地，

悄悄地逃出这仅有的关联里，

飞扬跋扈地走进自由空虚的空间，

委身于贤明的力量。

像一颗树一般，舍去自己

安静地前进……

虽然与最广大的轨道并列着，
但是人类还是利用各种方法联合。
所以不能被任何团体接受的人，
现在一定是孤独的。

现在，人必须从“东西”中学习，
必须像孩子一样开始踏出第一步。
东西必须依靠神的心，
所以它根本就无法离开神。

在飞行上，

认为自己能胜过所有鸟类的人，
他必须再一次地想到一件事——“降落”，
也就是为了忍耐强壮的重量而休息。

（因为天使们也已经不飞了，
他们坐在神的四周，沉湎于思想中
就像翅膀沉重的鸟儿们。
他们这些气馁的天使们，
就像鸟类的残兵败将——企鹅。）

《时祷诗集》

●**编按：**迷失在沙漠的人如果一直在同一个地方不停地绕着，最后一定步入死亡。没有任何束缚的自由反而是空虚的。柴火在户外——自由中燃烧的话，并不能产生能量。但是如果在炉灶中被束缚，反而能变成有效的火力。

●**给读者的话：**这首诗并不是在歌颂思想，而是一首探讨诗的形态的思想诗。

这首诗中，诗人的着眼点是“降落”。诗人警告我们，除了由上升或飞行时所看见的华丽世界外，能降落在自己的心中，落在公职人员的本质上，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从“东西”中学习，是里尔克最深的洞察力。因为，即使我们看见桌上任何的一件东西，它都是以不动的姿势，泰然自若的固定在桌上。但是只是坐在那张桌子前的“你”，却看起来一付心不在焉地勉强维持姿势，你的心早就不如道已经飞到哪里去了。

请看看庭院里的树木，它们不管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都仍然站在那里，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而人类却老是蹦蹦跳跳，一种轻浮的样子……以上就是编者对这首诗大概的感想。

秋

树的叶子掉落……掉落……

就像从远处落下一样。

遥远的庭院在大气中像是早已枯萎。

非也！非也！身边，树叶正纷纷飘落。

每夜，沉重的地球

从所有的星群中，落入寂寥之中。

我们全部都落下，这只手也落下。

找找其他的人啊！落下应是万人皆同。

但是，只有一个人能用

无限温柔的双手，

接住这次的落下——

2. 生之忧愁与喜悦

你大概发觉了吧！你已逃过儿童时代，正迈向“成人”的阶段。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但是你的生命应该憧憬比成人更上一层楼的阶段。

所以，不要停止使你的生活困难，但是也不要停止成长。

（书信·1904年8月12日给年轻诗人卡布斯）

幼年时代

在学校里，只能等待长期的不安及时光的流逝，
朋友间绝口不提“物质”。
啊！独自一人等待时光的流逝是多么痛苦……
终于结束可以外出了，街上响遍水花溅起的声音。
广场上的喷水池不断地涌出水来，
如身处公园，世界在一瞬间变得宽广。
我们将穿过时光隧道，穿着儿童的衣服散步。
来往的人们，都踏着完全与我们不同的步伐。
哦！奇妙的时光，消遣的时光，
啊！一个人真好。

或者，一个人远离尘嚣自远处眺望——
男男女女、各式各样的人们；
穿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华丽衣服的孩子们；
在那里的一幢房子里，不时出现的一只狗……

于是无声无息地，惊愕与信赖交换了地位。

啊！无名的悲哀、梦想、恐惧都深不见底。

或者，在黄昏中平静的公园里，

玩着投球、投圈、环轮、环圈的游戏。

有时，急急地抓住球，粗鲁地、

盲目目的地投向大人们。

但是，一旦日已西沉，又变得像太人般，拖着如柴的
双腿，

迈着小步回家，手也紧紧地被握着——

哦！当我们了解只要逃走就会被抓住，

哦！不安，哦！重担！

或者，任何时候，都泡在大而阴暗的池边

蹲着……手中握着小帆船。

同样的型，但是其他儿童更美丽的船，

环行在波纹之间，所以遗忘了自己的小帆船。

因此，在波光粼粼中

心中不由得浮现那张脸色苍白的小脸——

哦！幼年时代无论怎么比较，都是个已滑落失去的时
代。

到何处去寻——那已逝去的时代呢？

《形象诗集》

我(马尔他)曾与母亲两个人，沉湎于共同的思想里，
即使古老的传说，也会引起我们会心一笑。从任何一个方
向来看这段时间时，我都已长大成人了。

但是，母亲曾经希望我不是男孩子，而是个可爱的小